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四十二卷 弘治君臣

憲宗成化二〇三年九月壬寅，皇太子即位，詔赦天下，以明年為弘治元年。妖人李孜省伏誅，妖僧繼曉發原籍為民，太常卿道士趙玉芝、鄧常恩謫戍邊，番僧國師領占竹等悉革職。斥佞豎梁芳、陳喜等往孝陵司香。先朝妖佞之臣，放斥殆盡。繼曉尋伏誅。

冬〇月，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。初，太監懷恩以直道屏居鳳陽，上素知之，至是召還。恩言大學士萬安諛佞，王恕剛方，請上去安而召恕，遂有是命。恕至京，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：「三代而下，人臣不得見君，所以事事苟且。公宜先請見君，實時政不善者，歷陳上前，庶其有濟。一受官職，更無可見時矣。」恕善其言。時恕負重望，其居塚宰，銓政多釐正焉。

〇一月，大學士萬安罷。先是，安結萬貴妃兄弟，進奸僧繼曉以固其寵。與李孜省結納，表裡奸弊。上在東宮，稔聞其惡。至是，於內中得一篋，皆密術也。悉署曰「臣安進」。上遣懷恩持至閣下，曰：「是大臣所為乎？」安慚汗，不能出一語。已而科道交章論之，遂命罷去。安在道猶夜望三臺星，冀復進用。尋卒。

禮部右侍郎丘濬進所著《大學衍義補》，擢禮部尚書。先是，濬以真西山《大學衍義》有資治道，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。乃采經、傳、子、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，分類彙集，附以己意，名曰《大學衍義補》。至是書成，進之。上覽之，甚喜，批答曰：「卿所纂書，考據精詳，論述該博，有輔政治，朕甚嘉之。」賜金幣，遂進尚書。仍命禮部刊行。〇二月，加祀先師孔子籩豆舞佾。

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，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，文升陛見，賜大紅織金衣一襲。蓋上在東宮時，素知其名故也。文升感殊遇，自奮勵，知無不言。

閏正月，詔天下舉異才。

二月，上耕籍田畢，宴群臣，教坊以雜伎承應，或出褻語。文升厲色曰：「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，豈宜以此瀆亂宸聰！」即斥去。時山陵未畢，而中官郭鏞請選妃以廣儲。謝遷力言不可，文升主之。御史以糾儀下獄，文升謂「即位之初，不宜輒罪言官」。於是得釋，時論偉之。

三月，上視學，釋奠先師，吏部尚書王恕請加禮於孔子前，特用幣，改太牢。

起用謫降主事張吉、王純，中書舍人丁璣，進士敖毓元、李文祥。先是，五人並以言事遠謫，南京吏部主事儲璣上言：「五人者，既以直言徇國，必不變節辱身。今皆棄之嶺海之間，毒霧瘴氣，與死為伍，情實可憫。乞取而真之風紀論思之地，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。與其旋求敢諫之士，不若先用已試之人。」上命吏部皆起用之。

少詹事楊守陳上開講勤政疏，上嘉之。初開經筵。講畢，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，上皆呼先生而不名。吏部尚書王恕上言：「正統以來，每日止一朝，臣下進見，不過片時。聖主雖聰明，豈能盡察，不過寄聰明於左右。左右之人，與大臣相見者不多，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。或得之毀譽之言，或出於好惡之私。欲察識之真，必須陛下日御便殿，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，謀議政事，或令其專對，或閱其章奏。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，而隨材任使，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。」

馬文升條時政〇五事，曰：「選廉能以任風憲，禁撫拾以戒貪官，擇人才以典刑獄，申命令以修庶務，逐術士以防扇惑，責成效以革奸弊，擇守令以固邦本，嚴考課以示勸懲，禁公罰以勵士風，廣儲積以足國用，恤土人以防後患，清僧道以杜游食，敦懷柔以安四裔，節費用以蘇民困，足兵戎以禦外侮。」上嘉納之，悉施行。於內節用一條，云：「一應供應之物，陛下量減一分，則民受一分之賜。」言尤剴切。

夏四月，右庶子張升劾大學士劉吉，不報。先是，大學士萬安、尹直既劾罷，吉附阿科道，建言當超遷，待以不次之位。升遂上疏言：「應天之實，以人才為先，人才以輔臣為先。初科道以萬安、劉吉、尹直為言，安與直以次罷遣，惟吉獨存，遂建言超遷科道。自是無復肯言，而群臣靡然附之。李林甫之密口劍腹，賈似道之牢籠言路，吉實合而為一。請亟遣斥，以應災異，以回天心。」不報。御史魏璋附吉劾升，遷南京工部員外。

六月，王恕上言禁文職奪情起用。上從之。冬〇二月，徽州教諭周成進《治安備覽》，謂商鞅有見於孔門立信之說，少詹事程敏政摘其狂妄。置不問。

二年春正月，左贊善張元禎上疏，言定聖志，一聖敬，廣聖知，勸行王道，反覆萬言。上嘉納之。

二月，御史湯鼐、壽州知州劉鑿下獄。先是，萬安、劉吉、尹直在政府嘗語鼐：「朝廷不欲開言路。」鼐即以其言劾之。已而安、直皆免官，鼐與李文祥等以為小人退，則君子進，雖劉吉在，不足慮也。吉使客徐鵬啖御史魏璋以殊擢，使伺鼐。鼐家壽州，知州劉鑿與書，言夢一人牽牛陷澤中，鼐手提牛角，引之而上。人牽牛，象國姓。此國勢瀕危，賴鼐復安之兆也。鼐大喜，出書示客。璋以劾之，謂其妖言誹謗。下錦衣獄。辭連庶吉士鄒智，智身親三木，僅餘殘喘，神色自若，無所曲撓。議者欲處以死。刑部侍郎彭韶辭疾，不為判案。獲免，左遷廣東石城吏目。大理寺評事夏鍬上言：「主事李文祥、庶吉士鄒智、御史湯鼐等皆以言獲罪，實大學士劉吉誤陛下。豈知劉吉之罪，不減萬安、尹直乎？」疏留中，鍬謝病歸。

五月，以刑部侍郎彭韶為吏部左侍郎。王恕為尚書，得韶為貳，皆不避權貴，請謁路絕。

六月，京城及通州大雨水，溢壞廬舍，人多溺死。詔求直言，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言：「正心謹始，以隆繼述。禁奇巧，卻珍貢，慎毀譽，重咨詢，抑外戚，開言路。」所司議行之。

三年春三月，中言乞鷹坊、牧馬場千頃。戶部尚書李敏言：「場止二百餘頃，餘皆民業，安得奪耕種之地以為飛走之所！」上從之。

夏四月，定預備倉。

冬〇一月，有星孛於天津，詔大臣直言時政得失。吏部侍郎彭韶言：「正近侍，慎官爵，厚根本，減役錢。」上嘉納之。禮部尚書耿裕率群臣條時政七事，上謂「有防微杜漸之意」。左侍郎倪岳上言：「當今日民貪，財日匱，宜節儉以為天下先。」又言：「減齋醮，罷供應，省營繕。」上俱採納焉。

四年春正月，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修明教化六事：「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，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，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，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，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，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。」

三月，御史鄒魯誣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饋遺，下獄。先是，喬新每重王恕，不平劉吉，吉銜之。會鄒魯謀升大理寺丞，喬新薦魏紳補之，吉遂嫉魯有是奏。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宮，從之。

秋八月，吏部尚書王恕懇疏求致仕，不許。恕時有建白，眾議調業已行矣。恕言：「天下事苟未得其當，雖〇易之不為害。若謂已行不及改，則古之納諫如流，豈皆未行乎？」恕遇事敢言，有不合，即引疾求退，上每溫留之。

九月，大學士劉吉罷。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，吉言必盡封周、王二太后家乃可。上惡之，使中官至其家，勒令致仕去。初，吉屢被彈章，仍進秩，人呼為「劉綿花」，謂其愈彈愈起也。或告吉監中老舉人為之，吉因奏舉人三次不中者，不許會試。至是禁除。

冬〇月，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。

五年春二月，右諭德王華上疏，略曰：「每歲經筵，不過三四御，而日講或間旬月始一行，則緝熙之功，毋乃或間。雖聖德天健，自能乾乾不息，而宋儒程頤所謂『涵養本源，熏托德性』者，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，宦官宮妾之時少，後可免於一暴〇寒之

患。」上嘉納之。

三月，巡撫保定都御史史琳奏「宦戚假供應奪民園」。詔罷還之。

夏四月，大學士丘濬上疏言時政之弊，大略言：「陛下端身以立本，清心以應務。謹好尚勿流於異端，節財費勿至於耗國，公任用勿失於偏聽，禁私謁以肅內政，明義理以絕奸佞，慎儉德以懷永圖，勤政務以弘至治。度可以回天災，消物異，帝王之治可幾也。」因擬為二□二條，以為朝廷抑遏奸言，杜塞希求，節財用，重名器之助，凡萬餘言。上覽奏甚悅，以為切中時弊。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，乞恩量加內官俸級，王愨力持不可，止之。

五月，遣廷臣齎內帑銀，賑杭、嘉、湖大水。

冬□月，中官傳旨，以通政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。吏部尚書王愨、侍郎周經執奏止之。

□一月，停止生員吏典開納事例，王愨言：「永樂、宣德、正統間，天下亦有災傷，各邊亦有軍馬，當時未有開納事例，糧不聞不足，軍民不聞困弊。近年以來，遂以此例為長策。既以財進身，豈能以廉律已。欲他日不貪財害民，何由而得乎？」上從之。

六年春正月，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，復其官。從大學士丘濬之言也。三月，亢旱，求直言。吏部左侍郎張悅上弭災五事，並修德、圖治二疏。上嘉納之。

吏部尚書王愨致仕。時大學士丘濬與愨俱階太子太保。一日內宴，濬以內閣位愨上，愨以已塚宰，不宜居禮部尚書下，頗有言。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，事下吏部，格不行。文泰許奏愨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《大司馬王公傳》，詳述留中之疏。濬謂愨賈直沽名。愨上疏自劾，乃下文泰獄。愨去益力，詔允之，命乘傳歸。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，上不聽。

秋七月，京師大雨雹，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，勸上勤聖學，開言路，止無功之賞，停不急之役，黜奸貪，進忠直，上嘉納之。

七年冬□月，西域進獅子，禮部尚書倪岳言：「獅者外域之獸，真偽不可知。使真，非中國宜畜；非真，無為外域所笑。」詔還之。

八年三月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《三清樂章》。大學士徐溥等上言：「三清乃邪妄之說，贖於祭祀，時謂勿欽。且設內閣者，實欲其議政事，論經史，弼正得失，奈何阿順邪說，以取容悅也！」乃止。

□月，詔取番僧領占竹至京，禮部尚書倪岳執奏，給事柴升上言其誕妄，引孟軻、韓愈為證，反覆數千言。上讀之而悟，詔中止。天下誦之。

□二月，倪岳類奏各處災異，上令諸廷臣同加修省。先是，四方報災異，禮部類集，凡歲終一覆，以為故事。岳乃以日月先後，匯分條析，末復援經史，懇切為上言之。戶部主事胡燿上疏言：「災變異常，皆由奸宦楊鵬、李廣所致。」不報。

九年閏三月，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，講唐李輔國與張後表裡用事。時內侍李廣方貴幸，招權納賄。華諷上，上樂聞之，命中官賜食。

六月，兵部尚書馬文升請飭武備。

秋八月，大學士徐溥、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疏諫燒煉齋醮。時中官李廣以左道被寵，溥等力言其邪妄，引唐憲宗、宋徽宗為戒。上嘉納之。

冬□月，中使取寶坻港銀魚，並取麻峪山銀礦，橫索害民。順天巡撫都御史屠勳疏言不可，詔戒中使，俱止之。

□年二月，上屢游後苑，侍講王鏊侍經筵，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畋。上悟，納之。召李廣等戒之，曰：「今日講官所指，蓋為若輩，好為之！」竟罷游。

三月，上御文華殿，召大學士徐溥、劉健、李東陽、謝遷議政事，賜茶而退。東陽謂「自天順末，至今三□餘年，嘗召內閣，不過數語即退。是日經筵罷，有此召，因得見帝天姿明睿，廟算周詳」云。

五月，京師風霾，各省地震，詔求直言，祠祭郎中王雲鳳上言納忠言，罷左道、齋醮、採辦、傳奉諸事。上嘉納之。

秋八月，上欲施恩後家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，欲並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，且乞畝加稅銀二分。戶部尚書周經言：「河間地多沮洳。比因久旱，貧民即退灘地耕之，遇潦輒沒。即欲加稅，將貽無窮之害，不可。」疏三四上。後有雄縣退灘地，獻為東宮莊者，上因經前奏，皆抵之罪。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，一裁以法，皆斂不得肆。

□一月，詔取太倉銀三萬兩，周經言：「皆係小民脂膏。」上遂止。

□一年秋七月，以浙江大水，戶部尚書周經請停織造，從之。

九月，清寧宮災，敕群臣修省。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弊政，上嘉納之。以少監莫英等督京、通倉，周經言其弊，不納。

冬□月，太監李廣有罪自殺。廣以左道見寵任，權傾中外。會幼公主痘殤，太皇太后歸罪於廣。廣懼，飲鴆死。上命搜廣家，得納賄簿籍，中言「某送黃米幾百石」，「某送白米幾千石」。上曰：「廣食幾何，而多若是？」左右曰：「黃米，金也。白米，銀也。」上怒，籍沒之。已而太監蔡昭請廣祭葬祠額，許之。閣臣言其不可，上命止予祭。

□一月，下詔寬恤天下。議修清寧宮，兵部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，免征派，停止四川採木之擾。從之。

□二年春正月，給事中楊廉疏：「講書宜用《大學衍義》」從之。

夏五月，吏部尚書屠勳疏請禁內降，弭災變，大意言：「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，積數□年不可得。而奔競之士，或緣技藝蒙幸，如拾芥然，不可以為訓。」又曰：「今日之傳奉，即漢所謂西邸之爵，唐所謂斜封之官，宋所謂內批之降。陛下當遠宗堯、舜，豈可襲末世之弊轍乎？」下所司知之。

六月，刑部侍郎屠勳勸壽寧侯與河間民構田事，直田歸民。勳上言：「食祿之家不言利，況母后誕毓之鄉，而與小民爭尺寸地，臣以為不可。」上嘉納從之。

秋九月，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因災異率九卿陳時政二□八事，下所司議行之。

冬□一月，清寧宮興工，詔番僧入宮慶贊，吏部尚書屠勳上疏諫甚剴切，末云：「自今以後，乞杜絕僧道，停止齋醮。崇聖賢之正道，守祖宗之成法。使天下後世有所取則。」上悅，從之。

□三年春正月，上以法司律例繁多，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，頒中外行之。大學士劉健上言：「自古願治之君，必早朝晏罷，日省萬幾。祖宗黎明視朝，每日奏事二次。邇者視朝太遲，散歸或至昏暮，四方朝貢，奚所瞻觀？矧今各邊啟釁，四方薦災，尤為可慮。怠荒是戒，勵精是圖，庶可以回天意，慰人心。」上嘉納之。

二月，命戶部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田莊。進會巡撫高銓勘之，冤聲撼野，至擁州縣吏不得行。進遽欲執以復命，銓曰：「若是，固為民至意；萬一不測，如民重得罪何！請勘實以聞。上雅愛民，必不忍奪其業以利左右。」進以為然，遂勘實上疏：「係民業，宜予民。」上從之。

三月，給事中曾昂上言，以邊方調度日煩，請令諸布政司，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餘，盡輸太倉。戶部尚書周經言：「用不足者，蓋以織造、賞賚、齋醮、土木之故。若一切節省，自宜少裕。必欲盡括天下之財，豈藏富於民之意乎？」乃止。眾皆服其議。

夏五月，吏部尚書屠勳、戶部尚書周經各以星變乞致仕，許之。翰林檢討劉瑞上言八事：崇聖德，親儒臣，嚴近習，全孝思，旌直言，勵士風，畏小民，飭邊備。上嘉納之。

六月，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得玉璽來獻。禮部尚書傅瀚言：「以史傳諸書考之，形制、篆刻皆不類，其為贗作無疑。即使非贗，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。」上乃屬庫藏之。

□四年春正月，陝西地震。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歷述漢、晉以來，宮闈內寺柄臣之禍。請減齋醮，清役占，汰冗食，止工

作，省供應，節賞賜，戒逸欲，遠佞幸，親正人。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：「祇畏變異，痛加修省。」勸上：「積金帛以備緩急，罷齋醮以省浪費。止傳奉之官，禁奏討之地。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，早取回京，以蘇軍民之困。」上嘉納之。禮部尚書傅瀚率九卿疏弭災、時政三事，不報。瀚復言：「民心易感，在結之以恩；天意可回，在應之以實。屬者所陳，當如拯救，猶恐不及。而側聽彌月，未賜宸斷，何以為理？」疏入，從之。時南北九卿上疏言事，俱報可。

三月，保定撫臣獻白鴉以為瑞，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，奏詔斥遣之。秋九月，詔遣中官王端往武當設像修齋，大學士劉健、吏部尚書倪岳、兵部尚書馬文升各疏諫，上遽止。

冬月，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。

五年正月，大計天下吏。上召馬文升至暖閣，諭之曰：「天下觀吏畢集，卿其用心採訪，毋縱毋枉，以彰黜陟。」文升頓首曰：「陛下圖治若此，宗社福也，敢不仰承。」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陛。自是，汰不職者二千餘人，皆當。

召兩廣總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。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為己任，命下，人心翕服。先是，大夏在廣東、西，一歲再求去，皆不許。既廷謝，上御帷殿，召問之曰：「朕素用卿，而數辭疾何也？」大夏對曰：「臣老且病，今天下民窮財盡，萬一不虞，責在兵部。臣自度力不足辦，故辭耳。」上默然。居數日，復召問：「徵斂俱有當，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？」大夏對曰：「止謂其不盡有常耳，他固未暇論。即臣在廣西取鐸木，廣東市香藥，費固以萬計。」上曰：「若向者言之，固已停止矣。其他徵斂，可一一議革也。」上一日問：「諸衛所卒強勇可用否？」對曰：「向者臣固言民窮，而卒殆甚焉，何以作其銳！」上曰：「在衛有糧戍，征有行糧，何乃窮也？」對曰：「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，且所謂月糧、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耶？」上歎息曰：「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！」乃令九卿大臣，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，而擇行之。

二月，吏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三事：一曰裁冗官。言近年以來，傳奉等官，將有八百餘員，每歲實支米不下萬石。能減一官，則省一官之俸，寬一分，則民受一分之賜。二曰杜奔競。言朝覲既已去之，又復留之，故覬覦之徒，干求復進。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惜，則天下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？三曰革濫進。邊圍多警，許生員納馬入監，有七千餘名。川、陝荒歉，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，通前共有數萬餘人。大害選法，人民受害。上皆納之。

冬月，上欲於近畿地方團操人馬，為左右掖。以問劉大夏，對曰：「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，統五衛，仰思祖宗亦即此意。」遂將保定兩班軍萬人，發回衛團操。乃有造飛語帖宮門，以誣大夏者。上召大夏示之，曰：「宮門豈外人可到？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為此耳。」上又問大夏：「兵餉何以常乏？」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，對曰：「臣無暇及他鎮，即臣在廣，而廣之會城撫、按、總兵三司，不能敵一中貴人，餉何以不乏？」上曰：「然。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，安能遽削之。今必令廉如鄧原、麥秀者而後補，不然，姑闕焉可也。」上復語大夏：「諸司言弊政詳矣，而不及御馬監、光祿寺者何？夫弊莫甚於二曹。」大夏曰：「上悉之幸甚。在獨斷而力行之耳！」先是，光祿供奉內府，自有常額。成化以來，內員漸繁，常供不足。乃責京師邸戶辦之，甚苦。至是，大夏因言光祿日辦煩費，殺牲畜數百，既損民財，復虧愛物之仁。上為惻然，即敕兵部侍郎，同給事御史清理裁革。光祿卿艾璞曰：「劉東山此奏，歲省光祿金錢八萬餘萬。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，此之謂與！」然中官因是愈側目大夏矣。

六年春二月，敕河南取牡丹三本，巡撫都御史孫需上疏不可，上命止之。

夏五月，京師大旱，兵部尚書劉大夏因言：「兵政之弊，未能悉革。」乞退，不允，令開陳所言弊端。大夏條上事，上覽奏嘉納，命所司一一行之。上又召大夏於便殿，諭之曰：「事有不可，每欲召卿議，又以非卿部事而止。今後有當行當罷者，卿可揭帖啟朕。」大夏對曰：「不敢。」上問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臣下以揭帖進，朝廷以揭帖行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！陛下宜遠法帝王，近法祖宗，事之可否，外付府部，內咨閣臣可也。如用揭帖，上下俱有弊，且非後世法，臣不敢效順。」上稱善。又嘗問：「天下何時太平？朕如何得如古帝王？」對曰：「求治不宜太急，凡用人行政，即召內閣，並執政大臣而議行之，但求順理以致太平。」上曰：「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。朕觀宇小人，內閣亦豈盡可托？」時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，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，大夏曰：「人臣執法，不過效忠朝廷，珪所為無足異。」上曰：「古亦有之乎？」對曰：「舜為天子，臯陶為士，執之而已。」上默然，徐曰：「珪第執之過耳，老成人何可輕棄。」竟允珪請。一日，上召大夏入御榻前，上左右顧，近侍內臣退避去。奏事畢，復來。大夏對久，欲起不能，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。

七年春正月，內旨修延壽塔於朝陽門外，大學士劉健疏諫止之。

三月，內旨行河南取樂工，巡撫都御史韓邦問疏諫止之。夏五月，敕吏部都察院：「比年考察朝覲官，據撫按語多失實。務備細參訪，精白一心，秉持公道。庶幾澤被生民，上回天意。其欽承之！」

六月，小王子寇宣府，劉大夏請屯兵喜峰口、燕河營以備之。太監苗達謀帥師搗其營，上召大夏問以王越威寧之捷，大夏曰：「臣聞之從征將士，當時所俘獲婦稚數耳。幸而大寇方深入，不相值，值之則無噍類矣。」上曰：「即爾，太宗何以屢得志？」大夏曰：「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，而將領人馬，不能什二三擬也。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，而舉萬眾悉委之沙漠，奈何易言之！度今上策，惟有守耳。」而戴珊亦從旁贊其語。上遽曰：「微二人，吾幾為人誤。」事遂止。珊亦以材見知。上御文華，有所召對，必大夏，再宣必及珊。

秋九月，清寧宮未完，旨下兵部撥軍工萬人。劉大夏知工少人多，中官有所利為此也，上言減去分之五。督工者訴於上，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。大學士劉健曰：「愛惜軍人，兵部職也。大夏每以老辭位，溫旨勉留，猶未已。若切責旨下，彼將以不職辭。」上欣然納之，用軍夫卒如所裁之數。

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，上曰：「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，直言無諱。若恐傷時，過為隱覆不盡，雖日進講，亦何益乎！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，是輔導之職，皆所當言。」健對曰：「臣等若不敢言，則其餘百官無復敢言者矣。」上曰：「然。」謝遷曰：「聖明如此，臣等敢不盡心。」諸臣叩頭出。

一月，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奏請免立皇莊等六事，上納之。

八年春正月，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、左都御史戴珊面議政事。議畢，上曰：「述職者集矣，大臣皆杜門。若二卿，雖開門延客，誰復以賄賂通也。」因各手白金一定賜之，曰：「小佐爾廉。」且屬「無廷謝，恐他人或缺望」。一日，欲有召，大夏在班，而上不之見。次日，諭大夏：「吾欲召卿，卿不在班。恐不免御史糾，故已之。」珊嘗以老病乞骸骨，不允。屬大夏一從與，上謂：「卿珊何亟求去？」珊不敢對，大夏為言：「珊實病。」上曰：「主人留客堅，客且為強留，獨不能為朕留耶？且天下尚未平，何忍舍朕！」已，泫然者久之，珊與大夏皆叩首泣。珊出而語大夏曰：「死此官矣。」

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疏乞罷諸內璫，盡歸之民。下部知之。

二月，上諭各司大小諸臣曰：「朕方圖新理政，樂聞讜言。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，其餘事關軍民利病，切於治體，但有可行者，諸臣悉心開具以聞。」

三月，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，反覆數萬言，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。疏入，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，日泣訴於上前。上不得已，下夢陽獄。科道交章論救，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，求加重刑。上怒，推案起。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，上逕批：「夢陽復職，罰俸三月。」他日，上游南宮，二張夜入侍酒，皇后、金夫人亦在。上獨召大張膝語，左右莫聞知。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，蓋因夢陽言罪壽寧也。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，奏事畢，上曰：「近日外議若何？」大夏曰：「近釋李夢陽，中外歡呼，至德如天地。」上曰：「夢陽疏內『張氏』二字，左右謂其語涉皇后，朕不得已下之獄。比法司奏上，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。一人曰：『此人狂妄，宜杖釋之。』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，以快宮中之忿。朕所以即釋復職，更不令法司擬罪也。」大夏頓首謝曰：「陛下行此一事，堯、舜之仁也。」

太常寺卿張元禎上疏，勸經筵講《太極圖》、《西銘》性理諸書，上急索《太極圖》以觀，曰：「天生斯人，以開朕也！」五月，帝不豫。庚寅，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。健等入乾清宮，至寢殿，上便服坐榻中，健等叩頭，上令近前。健等直叩榻下，上曰：「朕承祖宗大統，在位□八年，三□六歲矣。乃得此疾，殆不能興，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。」健等曰：「陛下萬壽無疆，安得遽為此言？」上曰：「朕自知之，亦有天命，不可強也。」因呼水漱口。掌御藥太監張愉勸上進藥，不答。上又曰：「朕為宗祖守法度，不敢怠荒，然亦諸先生輔助之力。」因執健手，若將永訣者。上又曰：「朕蒙皇考厚恩，選張氏為皇后，生東宮，今□五歲矣，尚未選婚。社稷事重，可即令禮部舉行。」皆應曰：「諾。」時諸內臣羅跪榻外，上曰：「受遺旨。」太監陳寬扶案，季瑋捧筆硯，戴義就前書之。上曰：「東宮聰明，但年幼，好逸樂，諸先生須輔之以正道，俾為令主。」健等皆叩首曰：「臣等敢不盡力。」諸臣出。翼日，上崩。

谷應泰曰：

三代而上，成、康、啟、甲尚矣。降是，其漢文、宋仁乎？乃予所聞，於明之孝宗近是。人主在襁褓，則有阿母之臣；稍長，則有戲弄之臣；成人，則有嬖幸之臣；即位，則有面諛之臣。千金之子，性習驕佚，萬乘之尊，求適意快志，惡聞已過，宜也！漢文止輦受言，張釋之、馮唐皆以片言悟主；宋仁開天章閣圖治，韓、范、富、歐無不先後登朝。

孝宗之世，明有天下百餘年矣。海內乂安，戶口繁多，兵革休息，盜賊不作，可謂和樂者乎！而孝宗恭儉仁明，勤求治理，置亮弼之輔，召敢言之臣，求方正之士，絕嬖幸之門。卻珍奇，放鷹犬，抑外戚，裁中官，平臺暖閣，經筵午朝，無不訪問疾苦，旁求治安。非如曲江興慶，賞花釣魚，歌鳳凰於卷阿，醉豐草於湛露，流連清燕，擬跡成周，恣詠太平，比蹤虞德者也。當是時，冰鑿則有王恕、彭韶；練達則有馬文升、劉大夏；老成則有劉健、謝遷；文章則有王鏊、丘濬；刑憲則有閔珪、戴珊。夫孔甲好龍，真龍降豢；孝武好馬，天馬西來。上所好者，下有甚焉。延攬之門開，外吏封還誥敕；誹謗之禁疏，小臣執奏椒姻。黃鐘大呂，能生瓦石之音；帝室皇居，不棄樸樵之器。雍雍濟濟，斯為盛矣！

然而郭鏞、李廣以中宮進，壽寧、二張以外戚進，燒煉齋醮以方士進，番僧慶贊以沙門進。夫弘恭、石顯，已在病已之朝；廖光、防鷺，不絕馬、鄧之世。牛腹玉杯，能號後元；譯書天竺，進自永平。蓋盛陽之月，必有伏陰，舜、禹之朝，不無共、鯀。得志則虎變，失志則鼠伏，用之則風生，不用則泥蟠。是故管隰在朝，刁開難亂；孔明作相，黃皓無權。世豈有無小人之日哉？人君進賢退不肖之間，安危倚伏不可不審也。聞帝與張後情好甚篤，終身鮮近嬪御。琴瑟專一，出自掖庭，玄鳥呈祥，遂在中宮，尤舌今僅事云。